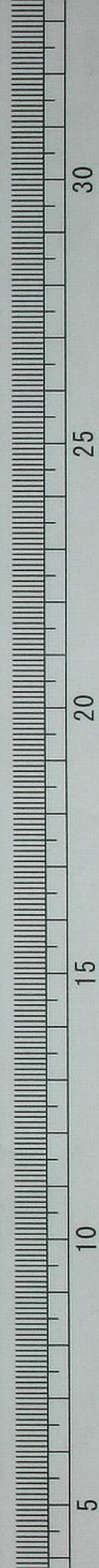


名節錄

三

イ13
636
3



4 13
636
3

名節錄卷之三

栗山利安

栗山利安。稱四郎右衛門。後更稱備後守。仕黑田
孝高。天正六年。荒木村重以伊丹城叛。織田信長
孝高為信長如伊丹。說村重。村重收孝高繫獄。利
安偽為賈人。如伊丹。因所識銀工某。潛入城。覘獄
畔。衛卒嚴備不可近。獨獄後有隍不備。乘夜泅而
就獄。見孝高。後賂獄卒。得數往通消息。七年九月。
村重留將士守城。潛與左右數騎走尼崎。十月。利

攝津守村重

名節錄

卷之三

岡田氏後

安從織田氏將瀧川一益攻伊丹十一月拔城利
 安馳詣獄解孝高孝高痿痺不能起令健卒負以
 出孝高嘉其忠蓋賜名馬及豐臣秀吉西征從孝
 高有功後孝高封于豐前國內多倍叛者野中鎮
 兼據長巖城其弟兵庫據鴈股岳最豪強難制利
 安受命擊鎮兼兄弟夷之孝高賞以其邑黑田文
 祿元年朝鮮之役作利安從孝高子長政為先鋒
 攻拔金保城斬城將伯子顏進赴國都朝鮮兵據
 蒙霧山利安擊走之朝鮮征二年長政屯白川使

利安及黑田總右衛門母里太兵衛後藤基次等

守江陰城黑田家譜按征伐記文祿元年小西行

政屯葛原互為應援長政先鋒將栗山利安後藤

基次黑田總右衛門等以二千七百入守狼川六月

月二日夜忠清道節度使李時言率平安咸鏡二

道兵四萬五千向狼川候騎來報於是諸將告急

長政又按武邊咄開書慶長二年九月十三日長

政先鋒將栗山利安後藤基次黑田總右衛門等

以三千人守和寧關明將麻貴牛伯英高

策以四萬人來攻皆與本書不合蓋誤會小西

行長敗于平壤明兵四萬來攻江陰時城兵僅二
 千七百人諸將將請救連署報長政曰明兵夜渡河
 來襲願急賜援兵利安視書曰又有不可者乃命書

史刪去賜援兵一句。而後署名。令士卒曰。兵寡援遠。唯有死而已。汝等勉旃。勿貽恥於海外。因爲圓陣以待。明兵侮我寡。縱兵競進。利安與太兵衛基次等衝突明軍。明軍披靡。我兵乘之。殊死戰。莫不一當百。終大破之。長政得報大驚。自將來援。則明兵旣退矣。長政詣利安營。利安方被創倚糧苞。長政謂曰。卿若何輕卒爲戰也。利安忽張目睨長政曰。寇來安得不拒。長政垂涕曰。卿愠吾失言。非無謂也。雖然。使卿等皆致死。吾不及事。則吾何面目獨立于世乎。

以孤軍破四萬兵。絕群拔類。卿之功固不待今日而知也。慎勿以介意。黑田總右衛門。啣利安改報書。白長政曰。臣等欲速請救。以改報書。致遲緩。後期。利安厲聲曰。改報書者非他人。卽臣利安也。臣臨報急。竊度此去白川八里。大敵迫咫尺。而遠仰。往返十六里之援。何能及。死一耳。坐待無及之援。寧決死一戰。使天下道黑田氏先軍。以寡兵抗大敵。以力不支。闔城致命。大閣聞之。亦不爲辱我武矣。臣是以改其文。乃所以擬永訣書也。長政歎稱。

久之。是役利安部兵山本甚大夫津田才藏栗山甚太郎等皆獲首級。慶長五年。長政從東照公討上杉景勝。命利安及母里太兵衛守大阪第。既而石田三成起兵。應景勝欲收諸侯。卒在大阪第者。徙之城中。利安與太兵衛以計逸長政。大夫及夫人單舸歸豐前。尋從孝高攻豐後諸城。事平。長政封于筑前。今利安守左右良城。食祿一萬五千石。寬永八年沒。參取黑田家譜。武邊咄開書。

村田吉次

村田吉次。播磨人。本姓井口。稱與之助。後更稱出羽。父曰與次。右衛門。生四子。長猪之助。次六大夫。次甚十郎。次即吉次。並仕黑田孝高。孝高為羽柴秀吉。狗播磨。攻拔平坪城。今猪之助及三宅藤十郎守之。既而敗。卒復起圍城。藤十郎踰城告急於孝高。猪之助登陴拒戰。被創自殺。城乃陷。六大夫從軍有功。孝高使其守北條城。為賊所圍。死之。甚十郎為人勇健。嘗有兄弟三人得罪亡去者。孝高使人追之。殺追者。匿市中。甚十郎請往捕之。孝高

不許強請之。單騎馳至其家。跳而入。斬一人。捕二人而出。悉刎之。提其首歸。路遇其奴。槍鏃甚十郎。甚十郎拔刀斬之。身既被重創。墮馬死。孝高憫其兄弟皆死于事。自詣其父宅吊之。召吉次祿之。吉次甫九歲。孝高嘗欲試其才。夜使人僞刑死。倚礫柱上。命吉次往檢之。吉次唯而起。獨至礫柱下。植標將歸。柱忽搖動。吉次以爲氣息未絕也。將攀柱刺之。其人窘急脫走。吉次大怒追之。路有一祠。跳入祠中。閉扉告故。吉次不信。示孝高所與章服。偏

袖。吉次乃釋之。由是孝高知其器可用。朝鮮之役。從孝高子長政航海。一日長政過曠野。有一大洞。直通山麓。虜伏射手亂射。我兵多死。衆不敢近。吉次兵山崎喜兵衛獨進入洞中。獲虜三人。吉次舍馬。亦入洞中追虜。大破之。吉次因請朱幹槍。長政曰。在法非一日獲七首級。不許執朱幹槍。無幾。吉次一日獲七首級。賜朱幹槍。衆榮之。常山紀談

恒屋善七郎

恒屋善七郎。黑田長政近臣也。長政父孝高之封

豐前也。城井谷友房。負險不服。長政年甫十六。請伐之。孝高不許。長政潛出兵伐友房。友房據險亂射。我兵不利。箭中長政馬。馬斃。管正利授己馬。爲圓陣以退。長政愧敗。閉門卧。善七郎適使於京師。歸入長政卧內。復命。因諫曰。今日之戰。群下皆棄郎君。逃是當致死之秋也。奈何苟免以辱父祖。使臣在左右。必不取此辱。乃爲怯懦輩所誤。願君勿再誤。居無幾。賊入上毛郡。善七郎從長政拒之于火隈山。賊來薄。長政擊破之。斬賊將鹽田內記。善

七郎馳入賊軍。獲鬼木掃部。又進獲首二級。被重創而退。聞長政有功。喜曰。郎君雪前日之恥。臣死無遺憾矣。言訖而終。長政爲攬涕。常山紀談

小河傳右衛門

小河傳右衛門。黑田氏臣也。朝鮮之役。從其主長政。受命守龍泉城。小西行長在平壤。爲明兵所圍。請救於大友義統。義統聞之大懼。棄鳳山走都城。路過龍泉。謂傳右衛門曰。行長爲明兵所攻。顧已戰沒。虜衆今至。子宜引退。傳右衛門對曰。臣受主

命守城。城不可棄。寇至將枕城死。何言退也。義紘遂去。行長以城難支。潰圍逃。欲與義紘合。抵鳳山。義紘既去。乃走都城。明兵追躡。行長遙見龍泉城。旗幟知我兵未去也。乃大喜。傳右衛門聞寇至。登城樓望之。明兵方追行長。行長且戰且退。傳右衛門使川島七郎右衛門。河端八左衛門。率銃手百人赴援。行長迎謂曰。我兵疲矣。請子為殿。二人對曰。諾。乃留拒追兵。行長入城。見傳右衛門。謝曰。我賴卿得再生。不知所謝恩。傳右衛門曰。此地險阨。

資糧饒足。寇雖眾不足畏也。公戰疲宜休。防禦之事。僕請任之。行長嘆稱曰。天下豪勇。孰踰卿者。遂去還都城。會長政使者至。命傳右衛門撤兵退。時長政先鋒栗山利安等。守江陰城。傳右衛門退而與利安合。俱拒明兵破之。豐臣秀吉聞之。召傳右衛門。欲賞以豐前妙見龍王一萬石。傳右衛門適得疾。還至對馬而沒。世惜之。黑田家譜

芳賀內藏允

芳賀內藏允。池田輝政臣也。關原之役。內藏允以

書佐從輝政。輝政與福島正則等攻拔岐阜。將報捷於關東。命內藏允作報書。適城中誤失火於硝櫃。烟焰四逆。聲震地。軍中大駭。內藏允方執筆。神色不變。輝政奇之。使其治事。皆有功效。由是知其可用。拔擢賜祿二千石。寵任日渥。大阪之役。從輝政。子利隆。攻大阪城。利隆屯天滿橋側。命先鋒須賀左京樹竹柵。左京請增役卒。利隆命內藏允往視之。內藏允服紅短襖。騎而至土庫傍。按轡檢之。衆以內藏允新超用。欲試之。謂曰。橋北有標柵。請

往檢之。內藏允曰。諾。乃下馬沿斫步。城兵瞰見。發銃。內藏允舉止自若。徐數其步。以度柵之遠近。還而復命。衆服其膽勇。後與伴大膳俱參政事。大膳爲人忠亮。群下有所建言。輒曰。我將白吾君。及其進白。便宜事。或不敢盡言。至內藏允。則知無不言。所言無不盡。或不肯從。則犯顏爭是非。必得允而後止。時人稱內藏允其輸竭忠款。勝大膳云。責而者草

井戶龜右衛門

井戶龜右衛門。初仕小野木氏。後去爲細川氏臣。

爲人重厚有膽量。有增田藏人亦細川氏臣也。資性豪縱。食祿六千石。而家計極乏。龜右衛門嘗受托其父交情。殊篤。數箴之以節儉爲言。不聽。無幾藏人役江戶。奢靡滋甚。龜右衛門憂之。以爲箴之不以計。彼終不悛。料其交代將還。間行至桑名。伺其過驛。策馬而東。健丁十人從焉。如將赴江戶者。藏人見之。顧曰。卿非龜右耶。曰。事急不得緩語。怒馬馳去。藏人回馬追之曰。平日交誼。豈容如此。執其轡不縱。龜右衛門乃下馬曰。將軍將有事于

大坂。藩兵刻日往會。藏人愕然曰。吾無擔石之儲。卿所悉。今日之計。將如之何。龜右衛門輦蹙曰。吾屢戒卿以奢侈。而卿不省。及今悔何及。藏人泫然淚下。龜右衛門見其窘甚之狀。乃曰。前言聊試卿耳。雖然。方今天下恟恟。志士當預爲之備。而卿放奢無度。一旦中原有事。豈可垂涕而止乎。諺曰。冬衣裁于夏。雨傘製于晴。卿其勉旃。藏人感悟。自是勤儉以奉國爲務。後三年。大坂之役作。藏人率兵數百人從焉。蓋龜右衛門切偲之功也。龜右衛門

少以勇力聞。其仕小野木縫殿助也。從攻江見某。城將下。縫殿助謂其下曰。誰能爲我斬江見者。龜右衛門年甫十七。進曰。能。兄某在旁。睨曰。豈子勿妄言。叱去之。龜右衛門曰。妄與不。請待明日。卽夜潛入城。匿廡下。天明。江見出。龜右衛門躍出搏伏之。斬其首。登陴大呼曰。江見首已落吾手矣。汝曹將爲誰守。城兵逃散。衆皆壯之。龜右衛門曰。吾幼喜角觝。頗得其術。當與江見搏。偶自失其術。輾轉數次。始能施其術。豈大勇者之爲哉。及年已老。雖

膂力稍衰。氣宇儼然。常習射于家。曰。平昔專用長槍大刀。未嘗用弓矢。今也衰朽。不可復爲往時之戰。宜輕弓弱矢。收功于刀槍之外。亦一樂事也。其

勇如此。

明良
洪範

藪內匠

藪內匠。初稱與次右衛門。仕中村一氏。屢有戰功。內匠爲人。沈深有器局。豐臣秀吉之伐北條氏也。一氏從攻山中。拔之。內匠先登。渡邊了次之。了背旗甚大。秀吉登高望見之。以爲了先登。賞了以先

登之功。內匠不敢爭。既而一氏賜二人祿各三千石。特賜內匠以見米。吾邦俸祿之制。大率十分之四。見米三千石。當祿七千五百石。了心不平。遂致仕去。臨去。遣价內匠曰。願與子相見于郊。內匠即往。了馬上橫偃月刀。邀內匠勞之曰。吾將遠行。不可不與故人訣。然故人中可為訣者。獨有卿而已。因捧刀曰。聊寓別意。卿幸善藏焉。言恭而色怒。內匠神色自若。進受刀曰。吾亦且驢。卿乃拔佩刀與之而別。人皆壯之。慶長五年。東照公討上杉氏。一氏得疾日篤。曰。方今可托吾兒子

榮彦右衛門尉

者非內府而誰。乃使內匠通款。公許之一氏。命弟一榮率軍從。公于關東。既而石田三成等起兵美濃。一榮還軍。內匠從。一榮至美濃。池田輝政。福島正則等將攻岐阜。內匠聞之曰。在昔豐臣氏之軍。我兵每為之先。乃與武田又六野一色賴母。諸軍監。請為先鋒。正則在坐。驕豪負氣。罵曰。一榮小兒。口吻猶黃。欲敢為先鋒乎。詰旦之事。有正則在焉。叱之使退。又六賴母相顧而退。內匠憤激不肯去。謂正則曰。往日式部之在軍也。公特一

伯耆守忠一

偏裨耳。今日以式部不在。抗顏自大。無乃為無鳥鄉蝙蝠乎。正則大怒。欲斬之。眾救而解。聞者稱其抗直。九月十四日。從擊宇喜多氏。石田氏兵於株瀨川破之。追而涉川。遇伏不利。及事平。一氏既卒。嗣子忠一年少。放恣無度。殺其老橫田內膳。舊臣不服。往往逃亡。內匠亦去。隱京師。初內匠與福島正則爭先鋒也。細川忠興亦在坐。深重其為人。至是厚聘招致之云。明良洪範。忠一殺其老橫田內膳。據藩翰譜。

矢野正倫

矢野正倫。稱和泉守。中村氏臣也。中村忠一。蚤率其妾生一男。猶幼。宰臣有議不協者。以無子聞。由是封除。正倫慨然。訴之于關東。踰歲不得申達。正倫深傷遺孤之無依。而主家不血食也。甲寅之役。詣大阪。自陳情。請曰。臣願效力。行間事成。則賜舊封遺孤。以紹其家。豐臣秀賴義而許之。授客兵五十騎。為隊將。十一月。正倫與飯田家貞等。率兵守今福。穿壕樹柵。晝夜督役。設假橋。出銃。率柵外以備之。佐竹義宣先鋒。梅津憲忠。戶村義國。潛兵自

隄下進逐。銃卒逼柵。正倫渡橋拒戰。中鉛而沒。家貞亦戰歿。識者哀其志。難波戰記

論曰。矢野正倫訴中村氏遺孤事於關東。可謂義也。然事不得申達。則亦可以已矣。反附大阪仇關東何也。安積澹泊曰。正倫委質秀賴。則不可。然不如此。無以遂其志。而中村氏不得血食。故欲著功以立遺孤。其志有可哀者。今福之役。奮戰而歿。命也。其忠操凜然。當時懷利苟合者。豈可不愧哉。

真鍋貞成

真鍋貞成。稱次郎兵衛。後受稱主馬大夫。和泉人。父曰主膳兵衛。天正十一年。羽柴秀吉使中村一氏守岬和田。招聚土豪。以備根來雜賀黨。貞成於是屬一氏。明年。秀吉與織田信雄生隙。將攻尾張。東照公援信雄。誘根來雜賀黨襲大阪。三月。根來雜賀黨來攻岬和田。淡路人菅平右衛門及弟三郎兵衛等應之。以兵船二百艘攻堺。國中震駭。一氏堅守岬和田。貞成時年十七。請曰。聞賊以舟師侵堺。臣族屬在大津。恐為賊所鈔掠。願往拒之。

一氏許之。使秋山助之。丞助之。貞成直赴大津。大津民聞寇且至。修古城據之。助之丞勇而有策略。謂貞成曰。事急矣。宜決策定所向。否則士卒潰散。不爲我用。貞成曰。策將安出。曰。策有三。納孥於城中固守。上策也。使孥避賊塙津。而身還岬和田。中策也。與俱赴塙津。下策也。貞成曰。吾從上策。助之丞曰。如此則無生路矣。貞成拔刀矢曰。丈夫寧守城而死。不肯棄城苟活也。衆皆奮躍。旣而菅兄弟以千餘人將上岬。貞成曰。坐待賊來。不如邀擊之。

於是使助之丞。及田賀井某等。俟賊半上陸。齊射而親自林中突出。以短兵接戰。大破之。敵迺遁去。會一氏遣兵來援。貞成率其族。俱歸岬和田。根來雜賀黨聞之。亦解圍去。初秀吉將發大阪。聞海陸兵並起。爲之延期。及得捷報。乃發。根來雜賀黨聞之。復來攻岬和田及塙。一氏邀擊破之。貞成爲先鋒。有功。秀吉賜賞書。尋屬堀秀政。及戶田民部。後事東照公。死關原之役。子孫世爲麾下士。武邊出聞書

松野主馬

松野主馬。小早川秀秋臣也。關原之役。從秀秋將前軍。屯松尾山。先是秀秋陰通款。東照公及東西軍戰酣。秀秋使村上宇兵衛傳反戈之令於前軍。主馬大驚曰。臨戰變節。乃不義之尤者也。小早川家未嘗有此事。吾不能奉命。唯有一死報國耳。宇兵衛曰。主公既與內府定約。專為宗社。不可中變。今子獨拒命。奈宗社何。主馬不得已引兵下山。而終不肯戰。事平。致仕如京師。削髮居黑谷。及秀秋封于備前美作。召主馬掌政。固辭不出。田

中吉政。厚禮招之。乃出。食祿一萬石。後大納言駿河侯忠長。召為宰。賜祿二萬石。忠長卒。封除。去復住京師。號道圓。以病沒。關原記大全。落穗集。按落穗集。道圓隱大津。今從大

全。松野一作松平。

田中內藏之丞

田中內藏之丞。藤堂高虎臣也。初仕島津氏。從伐大友氏。有功。後有故去。仕藤堂氏。朝鮮之役。高虎擢內藏之丞。為船隊率。以功食祿五百石。後得罪。褫祿。及大阪之役。作。上書請以死自效。不允。其子

源三郎深懷忿嘆諫父去不聽曰往年吾去薩摩於心不安焉豈可再去夏今源三郎上書請立功贖父罪見允於是內藏之丞謁高虎於天王寺屬藤堂良勝有功復舊祿夏賜源三郎以祿夏役高虎擢內藏之丞為五十騎長戰若江死之元和先鋒錄

友田吉直

友田吉直稱左近右衛門父曰繼林吉家仕宮部繼潤以功食祿二萬石朝鮮之役吉家從繼潤子兵部少輔有功後去隱京師藤堂高虎素奇吉家

朝鮮之功召之給祿一萬石後有故去高虎愛其才武再召給三千九百石尋以病沒吉直承父後食祿千石為母衣隊無幾坐事褫職大阪夏役吉直欲建功以償罪戰八尾獲二甲首命從者獻首級麾下而自馳至地藏堂聞藤堂高刑等與長曾我部盛親戰敗死乃橫衝盛親陣死之元和先鋒錄

渡邊了

渡邊了稱勘兵衛仕中村一氏豐臣秀吉之東征也今一氏及田中吉政堀尾吉晴山内一豐一柳

兵部少輔吉政帶刀先生吉晴對馬守一豐

左衛門大夫氏勝

直末等。攻北條氏勝於山中城。了從一氏。自三島進。城外有一寨。一氏令了往訶之。了曰。若敵兵寡弱。可攻而取。即舉麾。請速進兵。定約而去了。了近寨視之。兵寡無備。因麾之如約。一氏急進軍。了以鳥毛為徽號。長丈餘。躍馬先登。秀吉遙望。見其徽號。使人問之。乃了也。秀吉嗟嘆。今諸軍為聲援。了奮戰拔寨。斬守將間宮好高。我兵已拔寨。乘勝攻城。了直進破二郭。田中堀尾山內諸將繼進。城兵不能支。氏勝棄城遁。秀吉召一氏及了褒獎之。由是

了名顯天下。後有故去。仕增田長盛。參取烈祖成績。落德集。關

東古戰錄。按武德安民記。了作吉光。關原之役。長盛得罪。放高野。

東照公命藤堂高虎。池田長幸。收其邑郡山。時了與田中角之助。為郡山留守。高虎長幸率兵至郡山城下。傳命二人對曰。臣受主命守城。非有主命。城不可致也。高虎長幸聞之。公既而長盛書至。命致城於二將。二人見之曰。此非真蹟也。願得真蹟。高虎長幸又聞之。公了謂角之助曰。我數建違言。內府必怒。若有緩急。我先殺妻子。然後與子

俱死。我卒徙之內城矣。子盍亦同徙也。先是角之助以妻子為累。出之城外。至是意悔。告以故。了曰。吁。無及也。頃之。長盛手書至。諭以致城。二人拜讀。乃致城而去。史。參取慶長軍記。關原合戰誌。關原餘也。東照公命筒井定次。及大和將士。收郡山。定次也。笠置。奈良。間。大和將士。屯玉水。郡山。留守將橋與兵衛。鹽屋法順等議。使渡邊了入第三城。處分軍事。了法。今整肅。日捕斬寇賊。無敢來犯者。城兵凡九千。逃亡相踵。而了部下無一人叛者。人服其得衆心。了於是納妻子於牙城。為質。謂與兵衛曰。城中恟恟。其志不一。僕請以部兵二百堅守牙城。城兵聞之。納質者十一人。隊將田中角之助。度城難守。潛出妻子於城外。時人譏之。高虎深嘉了。終以此廢云。與本書不合。錄以備考。

義招之。公聞其名。欲召隸麾下。堀尾吉晴亦厚禮招之。了以先與高虎有約。遂仕高虎。其在郡山。食邑一萬石。高虎倍之。給二萬石。長子長兵衛。三千石。寵遇殊渥。藤堂氏宿將多嫉了者。大。全。史。大阪冬役了為左先鋒。屯大仙陵。會新宮人堀內氏弘。率兵自堺入大阪。過高虎營。時朝霧昏冥。了不之覺。聞甲馬聲。勒兵而出。則已不及矣。高虎聞之大怒。自嫌於貳心。故縱敵深誚了。了快快。夏役。從擊長曾我部盛親於矢尾。前軍不利。藤堂高刑。桑名

一孝等死之。盛親乘勝而進。了與諸隊扞戰終敗之。及事平。了懷不平。致仕隱近江坂本。削髮號誰菴。長兵衛留仕藤堂氏。寬文十七年。了沒。年七十

九

參取難波戰記。元和先鋒錄。

論曰。渡邊了。小田原及大阪之役多功。然終以驕慢廢。要之功罪不相掩也。獨其為增田長盛守郡山。欲舉家殉節。可謂烈矣。東魏崔楷為殷州刺史。為葛榮所攻。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吾獨往。將士誰肯同心哉。遂舉家之官。

或又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既而悔之。遂追還。夫了之事。甚類楷。而角之助之脫妻子。卽或者勸楷之說也。楷悔而召還兒女。了徙妻孥內城。其心一也。但楷守城死。而了則出城者。義不同耳。長盛之黨三成。固無足論。了受其託。為之居守。其拒命不肯致城者。特以無長盛命也。猶福島丹波。埃正則書。而後致廣島。東照公不奪了之志。盡允其所請。是非徒慮損兵。乃以至公之心。完天下節義之士也。當是時。若了之請不得允。長盛死

生亦不可知。則了必踐其言而死。必不偷生苟免矣。此余所以有取於了也。比之小田原大阪之功。何啻十倍哉。

孕石備前 廣瀨左馬助

孕石備前。廣瀨左馬助。俱仕井伊氏。為旗將。大阪之役。井伊直孝將前軍。受旨自宇治六地藏。成列而進。時台德公在伏見。二人捲旗赴伏見。直孝望見之。怒曰。何不張旗。二人對曰。此事唯委臣等。直孝數使人讓之。二人終不受命。抵伏見。遇主計

橋而始張旗。其意蓋謂張旌旗向牙營。非軍法也。後直孝與大阪兵戰天王寺。不利。備前謂左馬助曰。吾年七十有五。無復雪耻之時。欲留死。子第速去。左馬助曰。耻同耳。如何獨生。於是二人各握旗竿。歿之。二人者。皆武田氏遺臣云。智將名言集。孕石之言據常山

紀談備前一作豐前

論曰。世稱井伊直政。用武田氏遺臣。兵鋒益銳。余觀孕石廣瀨二人之事。而益信其言也。夫二人之仕井伊氏。職僅為旗將。其祿可知矣。而能守其職。

名館錄 卷之三
臨危爭死亦足以窺武田氏兵法一斑矣。蓋武田氏兵鍛鍊撫摩。坐作進退。必講而後用之。故至卑官賤職。皆有法度可觀。然要之在爲主者指揮如何耳。勝賴不能守信玄之業。雖有鍛鍊之兵。亦無如之何。勝賴所以自亡。并伊氏所以自強。均此兵也。古人曰。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余於二人亦云。

菴原助右衛門

菴原助右衛門。駿河人。初仕戶田民部。後仕并伊

直孝。大阪之役。從與木村重成。戰若江。我前軍不利。川手主水。山口伊豆等歿之。助右衛門勵衆力戰。破之。進薄重成。以十字槍突其母衣。倒淖中。從兵斬其首。直孝近臣安藤長三郎來乞其首。乃予之。曰。我與夫人戰也。彼自名曰木村重成。果信於我。未足以爲功。予其以爲功。長三郎喜。持其首去。助右衛門呼返。謂之曰。前將軍閱甲首。無他證。左則不信也。迺裂其母衣。裹首。并刀予之。東照公大獎長三郎。長三郎以是著名。助右衛門族聞之。

悔惜焉。助右衛門曰：我功主。公既能知之，我復何憾？其不矜功多此類。武邊咄聞書。落總集。助右衛門嘗從軍卒得疾。東照公為賜藥，且命曰：當兩日服之。助右衛門拜受，即時盡服之。蓋意在戰死也。公嘆其壯勇。鹽尻

黑田彦左衛門

遠江守康勝

黑田彦左衛門，榊原康勝臣也。大坂之役，彦左衛門殪一甲士，將馘之。其友三枝勘兵衛來爭之。彦左衛門即棄其首去。勘兵衛自後呼之，為不聞而

三四郎廣之或作廣置三十郎廣勝

馳。又擊一敵將，殪之。城陷，康勝以病卒。東照公使久世廣之、阪部廣勝論榊原氏家臣功。勘兵衛呈首級，謂二使曰：此黑田彦左衛門所獲。彼即棄去。臣故拾之。二使召彦左衛門問之，對曰：臣不知也。勘兵衛曰：子向槍殪此敵，吾自後呼之，子即棄去。吾又屢呼子，子何謂不知？彦左衛門曰：吾竟不知也。公聞之，深嘉嘆之。智將名言集。本書三枝作三持。蓋誤。今據武邊咄聞書改之。

廣田圖書

廣田圖書稱義大夫。仕水野勝成爲書史。大阪之役。從勝成戰鷓野。得首級獻之。勝成大喜。圖書因請曰。願從君左右。緩急效身。勝成許之。翌日。從戰道明寺。日暮。城兵競進。犯勝成陣。圖書苦戰死之。勝成憫圖書。索其屍視之。刀瘢滿身。無全膚。勝成爲含藥。乃蘇。後創悉愈。以功加賜祿千石。爲家宰。更稱左近。參取智將名言集。勇士物語一言集。

池田市郎兵衛

池田市郎兵衛。寺澤廣高臣也。以勇聞。初遊諸國。

窮甚。廣高招之。給祿四百石。黑田長政。細川忠興。聞之。皆以三千石招之。辭曰。臣蚤爲寺澤公所知。恩不可負也。廣高益重之。與祿三千石。市郎兵衛辭曰。臣豈論祿多少。唯感君眷遇之厚。故敢委質。今日受一邑。衣食足矣。過之以往。非所望。况無功加祿。臣深耻之。終辭不受。市郎兵衛之未來仕也。嘗從某軍爲殿。有一人被創仆田間。呼而求救。市郎兵衛扶騎已馬。自擊轡退。有敵三騎來薄。市郎兵衛留戰。殪一騎。走二騎。終以其人免。後其人仕

黑田長政。一日長政詣廣高語之。廣高召市郎兵衛問之。對曰。方彼求救時。追騎來薄。臣自度救之。必不兩全。將棄去。又恐或有後於我者。救之。他日何面目見彼。寧共死耳。不得已而救之。臣至今愧之。長政益服其真率。曰。是難於獲百首級也。市郎兵衛每出。必齋一甲篋。三日糧。雖之鄰近亦然。武將

感狀記

吉田助左衛門

吉田助左衛門。古田重勝臣也。食祿千石。重勝之

兵部少輔重勝

松坂在伊勢

信濃守知信

從。東照公東征也。使助左衛門留守松坂。會石田三成起兵圍重勝夫人於大阪第。來告曰。速致城。否則害夫人。助左衛門以謂無君命。城不可致。致城。是使天下謂吾公以城易妻子也。敵來死之耳。無幾。重勝受旨西歸。守松坂。阿濃津城主富田知信為西軍所圍。來乞救。重勝欲不許。助左衛門說曰。阿濃津陷。次必及松坂。宜及其未陷。赴援。於是遣兵五百人援之。以助左衛門計。選用疆內豪民二十人。約事平。予祿百石。其實質之也。及事平。

重勝欲負約。助左衛門諫曰。信不可失。苟無信。後有事。不為我用。請分臣祿予之。重勝終如約。常山紀談

市川茂右衛門

市川茂右衛門。鳥居元忠臣也。關原之役。元忠守伏見城。為西軍所圍。鳥居氏臣在關東。相率赴難者四十餘騎。茂右衛門亦在其中。既而聞西軍扼關津。不通東人。乃稍稍途歸。獨茂右衛門不肯歸。單身徒步而西。又聞關津檢佩刀者甚嚴。乃施刀道傍佛寺。祝髮為行脚僧裝。剃痕隱然。關吏怪之。

曰。汝果是僧。當誦佛經書梵字。茂右衛門幼嘗寓佛寺。略解浮屠之事。應聲書字。誦經筆畫有法。音吐琅然。吏以為真。釋之。既達伏見城下。西軍環守。不得入。乃詣敵營。告以實。請從已主于城中。辭氣愿款。聞者感動。縱入城。無幾城陷。元忠戰死。茂右衛門殉之。會津四家合考

蒲生鄉舍 島清興 小幡信世

蒲生鄉舍。本姓橫山。名喜內。近江橫山人。世仕六角氏。六角氏亡。蒲生氏鄉。聞喜內名。召祿之。及氏

讚岐守一正

鄉封會津。賜姓。更名鄉舍。食祿一萬三千石。守梁川城及氏鄉。卒。子秀行。徙封于宇都宮。多散遺家。臣鄉舍亦去。石田三成聞之。厚禮招鄉舍。給一萬石。稱備中。武德安民記。武家盛衰記。關原之役。三成以鄉舍為先鋒。擊田中兵部金森法印走之。生駒一正援兵部來戰。法印兵部返之。我兵敗。鄉舍苦戰不退。其子大膳提首級示鄉舍。鄉舍曰。是何等時。欲視首級乎。唯有死報國爾。三成見先鋒敗。下天魔山接戰。會小早川秀秋及脇坂。朽木。小川。赤座諸將應。

有樂齋長益

東軍西軍大敗。三成走匿膽吹山。參取安民記。慶長軍記。鄉舍見東將織田長益呼曰。吾為蒲生備中。公豈知之乎。長益曰。若降必保無他。鄉舍罵曰。公何不識人之甚也。吾豈憑人丐生乎。直前斫長益。長益墮馬。其兵澤井久藏來救。槍刺鄉舍。鄉舍斬久藏。東兵虜至救長益。鄉舍殺傷數人而死。東照公見鄉舍首曰。備中吾所識也。命瘞其首。關原記。大膳聞父死。為絕命詞自殺。大膳自幼謹厚。不好戲。是役。其母誡之曰。吾非不願汝富貴也。然志士重名。

二者難兼。汝謹勿苟生壞名。至是與父同死。常山紀談

島清興稱左近允。對馬人。嘗仕甲斐山縣氏。為人

驍健有策略。常欲依豪傑以成功名。乃去遊四方。

竊慕豐臣秀吉威風。聞石田三成得其寵。天正中

至大阪。因三成求仕。三成愛其才。與一萬石。秀吉

聞清興名。欲召用之。三成請為己臣。由是清興仕

石田氏。慶長三年。秀吉薨。三成謀除東照公。清

興數為之建策。三成不能用。武家盛衰記。清興嘗

本書清興作勝猛。逸史外史亦然。按烈祖成續曰。前車後語作勝猛。蓋杜撰也。諸家系圖纂作清興。

為是。今從之。時公在伏見。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七

將與三成有隙。請公擊三成。公不許。諭三成

就封。三成密與上杉景勝。佐竹義宣等謀。俟時舉

兵。乃還其邑。佐和山。清興說曰。內府素與七將善。

七將以私忿欲甘心我。而內府乃力救我。是其意

不可測。今欲就國。若中路有變。悔無及焉。臣料君

兵不下一萬。留一千於佐和山。徵發九千為四隊。

分付六千於臣及舞兵庫。蒲生備中。君親將二千。

縱火淺野氏第。臣與兵庫備中。自豐後橋進。襲內

府向島第。內府必奔關東。赴大和路。則追至宇治。決戰。若赴山科。則以備中爲先鋒。從木幡追之。假令大阪諸將黨內府者來援。事出倉卒。部伍不整。旣獲內府。勢沮膽落。無能爲。是必勝之策也。三成曰。汝策誠善。然我旣與上杉佐竹定議。就國而後圖之。清興曰。若然。盍徵兵於佐和山。爲之備。三成從之。乃遣使徵兵三隊。各三千人。屯醍醐山科及鏡山。然後就國。關原記是時京師訛言。三成等謀襲德川氏。伏見第。東照公以其臣柳生宗矩與

清興有舊。陰令探其情。宗矩見清興。語次從容謂曰。物情恟恟。顧戰爭復起乎。清興哂曰。當今無有剛斷如松永明智者。生出何事。亦惟怯懦輩相聚。徒騷擾而已。先是清興屢勸三成。以速起事。如松永明智。故及此也。武德安民記及關原之役。作清興從三成軍大垣。九月十四日。候騎來報。東軍多白旗。內府必來矣。軍中騷擾。清興欲一戰以振軍氣。說三成。與宇喜多秀家俱擊中村氏兵於株瀨川。清興爲先鋒。伏兵林藪中。自率輕騎挑戰。中村一榮

新吉清長後稱掃部
十次郎清資後稱修理

邀戰有馬豐氏援一榮橫衝我軍清興佯走敵乘勝渡川而進伏發清興返之與宇喜多氏兵夾擊破之斬獲甚多。參取大全武家盛衰記按大全伏兵株瀨川為宇喜多秀家今從盛衰記關原合戰誌落穗集諸書明日三成陣小關村植柵清興為先鋒率步兵三千出柵左手提槍右手揮麾與黑田氏兵挑戰中銃傷而退。黑田家譜其子清長與藤堂氏士藤堂良政搏戰斬其首將去為良政臣山本某所刺殺清長弟清資亦死三成前軍皆敗既而小早川秀秋應東軍擊大谷吉隆西軍大潰三成

走膽吹山三成士八條勘兵衛來說清興走佐和山清興問曰掃部修理如何曰皆死矣清興曰然則生亦何為乃馳出勘兵衛牽鎧袖止之不聽直冒東軍死。烈祖成績按黑田家譜左近已傷而退長政進兵破柵左近與加藤嘉明兵戰死之又按逸史左近子新吉有二弟挈家竄山中養母十年所窮甚不能自存當東照公在駿府二人竊議曰吾聞官懸重賞以購石田氏黨今一人捨軀足以終養弟固請為囚兄乃諍母以弟官遊反接之以請府自言山民誘擒勝猛子有司付弟獄賞兄不忍去連夜彷徨獄畔獄吏執以獻乃首實曰請速就顯戮公憫其孝義特宥二人今迎母於府下厚給終身云未詳其所據小幡信世稱助六上野人年十五仕石田三成有

寵食祿二千石。關原之役，從三成。及軍敗，與三成相失，走石山。索三成不得，尋見捕。東照公次大津，召信世問三成所在，對曰：臣固知之，然身被石田氏恩顧，今不忍負之。臣頭可斷，主居處不可言也。公曰：義士特宥之。信世得釋而出，直入一僧家。曰：吾石田氏臣小幡助六也。躬為囚，分誅戮，不圖今日遇寬宥。然偷生受辱，不如死也。願吾死後埋吾屍，因伏及死。寺僧以聞。公為歎惜焉。常山紀談

武家盛衰記

論曰：天下切齒石田三成久矣。人人欲食其肉，及其死也。天下無不撫掌稱快。蒲生鄉舍、島清興、小幡信世皆為三成寵臣，而今為之傳，無乃助小人之黨而勸禍亂乎？曰：不然。余之傳是三人，蓋以勸綱常也。士之生於亂世，不仕則已。苟仕也，則死其事，不敢以其君之賢不肖改其節。故曰：人臣忠於所事。若夫食人之祿，不能死人之事，是庸碌貪鄙，覷然無耻者耳。余竊憫鄉舍清興之徒，固以功名自期，其仕三成，蓋亦非其初志也。不幸為三成所

知則當如何報亦惟為知己者死而已。二人者不以其謀不用而為自全之計。庚子之役終冒鋒以死。視之當時畏死賣降者不可同日而語也。信世之事無所考其詳。然至其臨死一語義氣凜然使人興起。東照公特命葬祭鄉舍首。宥信世死皆所以為天下萬世人臣獎勵也。余之傳三人不特勵綱常亦可以見國家之興有由也。

米村權右衛門

米村權右衛門大野治長臣也。為人剛強有義氣。

初為孛鞋奴漸被寵任。武將感狀記關原之役治長在

東軍從戰關原與宇喜多氏驍將高知七郎左衛

門相搏治長馬上以槍鏖七郎左衛門權右衛門

跨其背刎之。落穗集高知作河內大阪之役從在大阪城

陷治長自殺權右衛門受遺言匿其少女發覺被捕

至江戶吏訊權右衛門曰大阪城中庫藏貲財幾許

對曰不知也吏曰汝修理寵臣何謂不知語稍侵

之權右衛門方伏額地忽蹶起罵曰我主在城中

唯議軍事而不言金錢其部下謀斫陣擒敵而不

右兵衛尾張侯
義直
常陸介紀伊侯
賴宣

違其他吾何得與知。且城中戰敗。首領猶不保。貨財何為。若戰勝。則至將軍佩刀。皆我輩之有。貨財不求而自來。今日裂口拔舌。安言貨財有無。東照公聞之。嘆曰。吾欲得如米村者。令傳右兵衛常陸也。特宥之。後權右衛門仕淺野長晟。置治長女於京師。厚撫之。其祿仕。蓋亦為之也。武將感狀記。卯之役。城陷。治長命米村權右衛門。送秀賴夫人。德川氏於東軍。乞秀賴母子命。權右衛門請其死。于城不許。夫人既出城。治長有一女。從焉。權右衛門乃追及夫人于城外。東將坂崎出羽來護夫人。權右衛門告以故。乃俱奉夫人於一民家。因本多正信聞之。東照公及台德公。乞宥秀賴母子。

見允權右衛門大喜。既而聞秀賴母子及治長等皆自殺。乃驚愕欲入城。東軍既守四門。無可奈何。治長女遂從夫人赴關東。權右衛門使已女從焉。尋自赴關東。治長女適得疾。權右衛門護之。如京師。養疾。權右衛門女性順謹。與父俱侍湯藥。晝夜不離左右。後疾日篤。終不起。權右衛門火葬之。是日。女悲號不自禁。忽投燄火中。抱棺殉之。觀者酸鼻。權右衛門收骨。葬高野山。終削髮號權入。隱京師。妙心寺。後淺野因幡守召而祿之。年八十餘沒。與本書不合。可疑。權右衛門女殉死甚偉。錄以備考。

論曰。昔陳蕃竇武之遭禍也。蕃友朱震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受考。掠誓死不言。武掾胡騰亦匿武孫輔。二人之名藉藉。傳於後世而不朽者。不獨以其

懷杵白之節亦由蕃武共為天下名士也惜乎米
 村氏之節似二人而不為人所稱道者豈非以其
 為治長臣耶然士各盡忠所事安得以其主沒其
 臣節哉。

名節錄卷之三終

慶應二年丙寅五月新鑄

發行 書林

江戶日本橋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京御幸町姉小路	菱屋孫兵衛
大坂金田町	象牙屋治郎兵衛
同心齋橋通安堂寺町	敦賀屋彦七
同博勞町角	河內屋茂兵衛
同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同北久太郎町	河內屋吉造
同北久太郎町	河內屋喜兵衛
同唐物町	河內屋吉兵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0200